

自序

金华子者，河南刘生。少慕赤松子兄弟能释羈鞅于放牧间，读其书，想其人，恍若游于金华之境，因自号焉。生自童蒙岁便解爱人博学，暨乎鬓发焦秃，而无所成名。凡为文章，略知宗旨，最嗜吟咏，而所得亦不出流辈。年逾壮室，方莅官于畿甸。继宰二邑，共换二十余寒暑，惟知趑趄畏慎，不能磊落经济。罢秩归京，得留缀班。家贫窶，在阙三四年，甚窘困，稍暇犹缀吟不倦，纵情任兴，一联一句，亦时有合于清奇。顾于食玉燃桂，不无挠怀，才缓纾斯须，则啸傲自若。或遇盛友良会，闻人语话及兴亡理乱，犹耳聪意悦，未尝不周旋观察，冀或凑会警戒，庶几助于理道者，必慷慨反覆，至于逾晷不息。时皇上忧勤大宝，宵衣旰食，致治之切，无愧前代。命有司张皇公道，抡择材隲，科第取士，郁然复古。时有以春闈策问举子对义见示者，覩强国富民之论，古今得失之理，则愧惕雀息，往往汗流，何者？以坐遇明盛时，而抱名称不闻于世，何疾复甚于斯矣！因念为童时，侍立长者左右，或于冬宵漏永，秋阶月莹，尊年省睡，率皆话旧时经由，多至深夜不寐。始则承平事实，爰及乱离，于故基迹，或叹或泣，凄咽仆隶。自念髫髻之后，甚能记听，今虽稚齿变老，耆忘失忆，十可一二犹存乎心耳。并成人游宦之后，其间耳目谙详，公私变易，知闻传载，可系铅槧者，渐恐年代浸远，知者已疎；更积新沈故，遗绝堪惜，宜编序者，即随而释之云尔。文林郎大理司直臣刘崇远撰。

卷上

南唐刘崇远撰 海宁周广业校注

我唐烈祖高皇帝，睿哲神明，顺天膺运。相羿祸浹，有仍之庆始隆；哀莽毒饫，铜马之尊是显。尧储复正，文庙重新。漉沈海之断纶，却成万目；拨伏灰之余简，在序九流。宗周而一仁风，依汉而杂霸道。浇漓顿革，习尚无虚。遂使武必韬铃，不空弓马；文先政理，乃播风骚。由是勋伐子孙，知弓裘之可

重；闾阎童稚，识诗书之有望。不有所废，其何以兴？是知杨氏饬弊于前，乃自弊也；烈祖聿兴于后，固天兴乎！始天佑间，江表多故，洎及宁帖，人尚苟安。稽古之谈，几乎绝侣。横经之席，蔑尔无闻。及高皇初收金陵，首兴遗教，悬金为购坟典，职吏而写史籍。闻有藏书者，虽寒贱必优辞以假之；或有贽献者，虽浅近必丰厚以答之。时有以学王右军书一轴来献，因偿十余万，缙帛副焉。由是六经臻备，诸史条集，古书名画，辐凑絳帷。俊杰通儒，不远千里而家至户到，咸慕置书，经籍道开，文武并驾。暨升元受命，王业赫然，称明文武，莫我跂及，岂不以经营之大基有素乎！

王师范镇青州，以其祖父版籍旧地，凡本县令新到，必备仪注，躬往投刺。县令畏惧出迎，不许之。师范令二三客将，挟县令坐于厅上。命执事通曰：「百姓节度使王某。」参拜于庭中而出。县令惶惑，步随至府谢罪，加逊而遣之。从事多谏其非宜，请不行。师范曰：「以某之见则不然，将所以荷国恩而敬念先世，示子孙不忘于本故尔！」师范器宇英儻，短于宽恕，杀戮过差，人知其必败。或曰：能用礼以正身，仗大顺而举事，反结仇衅，祸不旋踵，其故何哉？金华子曰：昔刘越石非不欲立殊勋于世，而十万之众，曾不假息。诚统之非才，然亦时运不可干也。时梁氏方炽，谓九鼎在己之掌握，天王穷迫，痛宰辅诛戮于道路。师范适当依附于勤王，诚宜鼓扇恩信，完结民力，宽而有众，才可合顺。而专任威刑，轻视民命，以一州之地，敌干鼎案：「干鼎」疑「千万」之譌。之豪；纵杀戮之心，救崩溃之势。抱薪扑燎，其可得乎？案：师范，青州人。父敬武，平卢节度使。敬武卒，师范自称留后，杀棣州刺史张蟾，据其城。后降朱全忠，全忠杀之。

陆翱字楚臣，进士擢第。诗不甚高，而才调宛丽，有子弟之标格。未成名时，甚贫素。其《闲居即事》云：「衰柳欹闲苑，白门啼暮鸦。茅厨烟不动，书牖日空斜。老忆东山石，贫看南阮家。沈忧损神虑，萱草自开花。」《宴赵氏北楼》云：「殷勤赵公子，良夜竟相留。明月生东海，仙娥在北楼。酒阑珠露滴，歌迴石城秋。本为愁人设，愁人到晓愁。」题品物类亦绮美，鸚鵡、早莺、柳絮、燕子，当时甚播于人口。及第累年，无闻入召。一游东诸侯，获镪仅百万而已。竟无所成，卒于江南。长子希声，好学多艺，勤于读史，非寝食未尝释卷。中朝诸侯之子弟好读史者，无及希声。昭宗朝登庸，辞疾不就，出游江外，获全危难。

段郎中成式，博学精敏，文章冠于一时。着书甚众，《酉阳杂俎》最传于

世。牧庐陵日，常游山寺。读一碑文，不识其间两字，谓宾客曰：「此碑无用于世矣！成式读之不过，案杜少陵诗有云：「读书难字过。」与此「过」字义正同。更何用乎？」客有以此两字遍谘字学之众，实无有识者，方验郎中之奥古绝伦焉。连牧江南，九江名山匡庐、缙云烂柯、庐陵麻姑，皆有吟咏。前进士许棠寄诗云：棠事详后。「十三年领郡，郡郡管仙山。」为庐陵顽民妄诉，逾年方明其清白，乃退隐于岷山。时温博士庭筠方谪尉随县，廉帅徐太师商留为从事，与成式甚相善。以其古学相遇，常送墨一铤与飞卿，案：飞卿，庭筠字。往复致谢，递搜故事者九函，在禁集中。为其子安节娶飞卿女。安节仕至吏部郎中、沂王傅；善音律，着乐府行于世。今名《乐府杂录》。

崔涓在杭州，其俗端午习竞渡于钱塘湖。案即西湖也。每先数日即于湖汊排列舟舸，结络彩舰，东西延袤，皆高数丈，为湖亭之轩饰。忽于其夕，北风暴作，彩船汹涌，势莫可制。既明，皆逐风飘泊湖之南岸，执事者相顾莫之为计。须臾，涓与官吏到湖亭，见其陈设，皆遥指于层波之外。大将愧惧，以彩舰联从，非人力堪制，无计取回。涓微笑曰：「竞渡船共有多少？令每一彩舫，系以三五只船，齐力一时鼓棹，倏忽而至，殊不为难。」观者叹骇，服其权智。涓之机捷率多如此。

崔涓，大夫屿之子，小宗伯澹之兄。涓性俊逸，健于记识。初典杭州，上事数日，唤都押衙谓曰：「乍到郡中，未能忆诸走吏名姓，卒要呼唤，皆滞人颐指。居常当直将卒，都有几人？」对曰：「在衙当直，都有三百人。」乃各令以纸一幅，大书姓名，贴在胸襟前，逐人点过。自此一阅，逮及三考，未尝误唤一人者。案《新书》作以纸各书姓名，傅襟上，过前一阅，后数百人呼指无误。

《柳氏旧闻》，今存名《次柳氏旧闻》。唐宰相李德裕所着也。德裕字文饶，元和宰相吉甫字宏宪之子。德裕以上元中史臣柳芳得罪窜黔中，时高力士亦徙巫州，因相与周旋，力士以芳尝司史，为芳言先时禁中事，皆所不能知，而芳亦以质疑者默识之，次其事，号曰《问高力士》。德裕自序，《次柳氏旧闻》云：太和八年，上问宰臣王涯等以故内臣力士事迹，涯奏上元中云云。

《问高力士》，盖柳氏书名也。案《新唐书》，柳芳字仲敷，由永宁尉直史馆。肃宗时，续成吴兢所次国史百三十篇，敍天宝后事，弃取不伦，史官病之。上元中，徙黔中，时高力士亦贬巫州。因从力士质开元、天宝及禁中事，具识本末。时国史已送官，不可追改，乃仿编年法为唐历四十篇，颇有异同。上令

采访，故史氏取其书。今按其书已失不获。案德裕自序云：涯等奉诏，召芳孙璟询事，璟对某祖考前从力士问鬪缕未竟，后着唐历，取义类相近者传之，余或秘不敢宣，或奇怪非编录所宜及者，不以传。今按求其书，亡失不获。德裕之父，与芳子吏部郎中冕，案柳宗元《先友记》：柳登、柳冕，自其父芳，与冕并居集贤书府。冕字敬叔，德宗时吏部郎中。贞元初俱为尚书郎。后谪官俱东出，道相与语，遂及高力士之说，乃编此为《次柳氏旧闻》，案德裕自序云：凡一十七章。以备史官之说也。案《新书·艺文志》：李德裕《次柳氏旧闻》一卷。后郑处晦以旧闻未详，更撰《明皇杂录》，为时盛传。处晦字廷美。

宣宗以后，近代宰相堂判，俊贍无及路公岩者。岩字鲁瞻，懿宗咸通时入相。杜尚书慆，邠公之弟，慆，咸通中泗州刺史，事详《新唐书》。牧泗州，为庞勋所围，以孤城保全于巨贼之中。高锡望牧滁州，婴城固守而死。岩判崔雍状，详后。引二子以证其事云：「锡望守城而死，已有追荣；杜慆孤城获全，寻加殊奖。」

杜邠公惊，暮年耽于燕会。案《绀珠集》作「游宴」。惊字永裕，太保佑之孙，懿宗朝太傅，封邠国公。其再镇淮南也。狱囚数千百人，而荒酒宴适，不能理事，罢兼太子太傅。淮海之政，有狱市之誉，闻于上听，《绀珠集》作「宣宗闻之」。因除崔魏公铉替惊。上赋长韵诗送铉，其落句云：「今遣股肱亲养治，一方狱市获来苏。」淮南左都押衙傅希才案《绀珠集》此下有「无才学」三字；钱塘龚承麟本传，希下无「才」字。闻御制，因习来苏队舞以迎候，邠公悦之。《绀珠集》作「以迎崔公，公颇衔之」。案傅教舞以媚崔，则邠公不应悦，《绀珠集》作「衔」是也，否则「邠」当作「崔」。公自广陵致仕东洛，扬州军将因入奏经洛中，以故吏参焉。公问曰：「来苏健否？」军将不敢对。公曰：「傅希才也。」对曰：「健。」龚本《绀珠集》作「来苏健否」，谓傅希也，亦无「才」字，则此二「才」字皆衍文。

故事，南曹郎既闻除目，如偶然忽变改授他人，纵未领命，亦不复还省矣。南海端揆为主客员外时，谓刘崇龟，详后注。有除翰林学士之命。既还省，吏忽报除目下，员外徐彦若除翰林学士。端揆以己未承旨，乃驾而将复治故厅。至省，省门子前曰：「员外已受报出省，不可更入南曹。」例举不敢避，遂退。彦若，公相之子，能驰誉清显，中尉杨复恭善之，故能变致中授耳。《新书》：彦若为太子太保商之子，僖宗时御史大夫，官至太保、齐国公。

令狐公綯，文公之子也。文公名楚，封彭阳郡公。綯字子直，袭彭阳男，宣宗朝，由翰林承旨累官检校司徒平章事，封凉国公。自翰林入相，最承恩渥。先是，上亲握庶政之后，即诏诸郡刺史，秩满不得赴别郡，须归阙朝对后，方许之任。綯以随、房邻州，许其便即之任。上览谢表，因问綯曰：「此人缘何得便之任？」对曰：「缘地近授守，庶其便于迎送。」上曰：「朕以比来二千石多因循官业，莫念治民，故令其到京，亲问所施設理道优劣，国家将在明行升黜以苏我赤子耳！德音即行，岂又踰越？宰相可谓有权。」綯尝以过承恩顾，故擅移授。及闻上言，时方严凝，而流汗浹洽，重裘皆透。

令狐补阙澹，与中书舍人澄，案《新唐书·令狐綯传》：綯三子，澹、澗、涣，涣终中书舍人。又《艺文志》：令狐澄《贞陵遗事》一卷，注：綯子也，乾符中书舍人。盖涣一名澄。皆有才藻。令狐之文彩，世有称焉。自楚及澄，三代皆擅美于紫薇。

崔涓弟澹，容止清秀，擢登第，累登朝列。崔魏公辟为从事，清瘦明白，犹若鹭鸶，古之所谓玉而冠者不妄也。《宣和书谱》：澹，屿之子，官至吏部侍郎，有才名，举止秀峙，时谓玉而冠者。先是，中朝流品相率为朋甲，以名德清重之最者为其首。咸通之际，推李公都为大龙甲头，《新唐书》无「头」字。沙汰名士，以经纬其伍。涓、澹，亲昆仲也。《新书》：涓，少师琪之子；澹，河中节度使璠之子。则涓、澹从兄弟也。澹即预于品目，以涓之俊逸，目为龕率，不许齿焉。多方敬接，冀时昵附，而甲中之士，恭默莫肯应对，避之如蝨螫焉。

崔起居雍，甲族之子。雍字顺中，礼部尚书戎之子。少高令闻，举进士，擢第之后，蔼然清名喧于时，与郑顥同为流品所重。顥，太傅綯之子，宣宗时尚万寿公主，恩宠无比。终礼部尚书、河南尹。举子公车得游历其门馆者，则登第必然矣。时人相语为崔、郑世界，虽古之龙门，莫之加也。

故池州李常侍宽，桂林大父，即常侍之兄。同营别墅于金陵，甲第之盛，冠于邑下。人皆号为「土墙李家宅」。

宣宗尝亲试神童李穀于便殿。穀年数岁，聪慧详敏，对问机悟，上甚悦之。因赐解褐官绢二匹，香一合子，以彰异渥。上之俭德皆此类也。

宣宗临御逾于一纪，而忧勤之道，始终一致。但天下虽宁，水旱间有，大中之间，越、洪、潭、青、广等道数梗，以上之恭俭明德，始无异心。方隅诸将，虽失统驭，而恩诏慰抚，不日安辑。舆论谓上为小太宗。

王尚书式，仆射起之子，起字举之，式其次子。朝廷儒宗，最见重于武宗。常自誉于上曰：「读书则五行皆下，为文则七步成章。」而式颇有武干，善用兵，累总戎平裘甫《新书》作仇甫。等。温璋失利于徐州，朝廷以彭门频年逐帅，乃自河阳移式领河阳全军赴任焉。驻军境外，优游缓进。徐州将士王智兴，矫矫难制，其银刀教都子父军相承，每日三百人守衙，皆露刃立于两廊夹幕之下，稍不如意，相顾笑议于饮食之间，一夫号呼，众卒率和。节使多儒素儒怯，闻乱则后门逃遁而获免焉，如是殆有年矣。暨闻式到近境，先遣衙队三百人远接。式褻衣坐胡床，受参既毕，乃问其逐帅之罪，命皆斩于帐前，不留一人。案《新书》，事在咸通三年。

崔魏公镇淮海九载，法令一设，无复更改。出入严整，未尝轻易仪注。常列引马军将，少亦不下二百蹄。民康物阜，军府晏然。天佑末，故老犹存，喜论其余爱，或戏之为「九年老」。

崔雍为起居郎，出守和州，遇庞勋悖乱，贼兵攻和。雍弃城奔浙右，为路岩所搆，竟坐此见害。《新书》：勋以兵劫乌江，雍不能抗，遣人劳以牛酒，密表其状。民不知，诉诸朝，宰相路岩素不平，因傅其罪，赐死宣州。雍与兄朗、序、福昆仲八人，皆升籍进士，列甲乙科，尝号为「点头崔家」。始，雍之擢第也，其伯父昆仲率贺，会饮中堂。既醉而寝，忽梦游历于公署间，有绿衣者命坐于厅事中，设酒馔甚备。既而醉饱，不堪承命，其人坚请不已，雍乃请曰：「愿以此肉召从人尽之。」绿衣曰：「不可，须先辈自尽。」既寤，甚恶之。及和州失律，投于连帅，裴公璩奏之，锁縻于思过院。雍忧恚且闷，乃召狱直军将话其事。不日勅至，果如梦焉。

初，周侍中宝之在军，困于刍粟之备。有仆忘其姓名，恒力负至，不令有乏，如是绵历星纪，未尝辞倦。及其达也，举之隶诸卫，使主廐庖，以谨厚尤见委任。既卒数年矣，或一夕梦来报马料尽，公甲午生，甚恶之，遂病疴而薨。

李景让字后己。尚书，少孤贫，尊夫人某氏，性严重明断，孙愨《唐纪》

：母郑早寡，治家严，诸子皆自教之。近代贵族母氏之贤，无及之也。孀居东洛，诸子尚幼，家本清素，日用尤乏。尝值霖雨且久，其宅院古墙夜坍塌，童仆修筑次，忽见一槽船，实以散钱，婢仆等当困窶之际，喜其有获，相率奔告于堂上。太夫人闻之，诫童仆曰：「切未得辄取，候吾来视之而后发。」既到，命取酒酌之曰：「吾闻不勤而获禄，犹为身灾，士君子所慎者，非义之得也，吾何堪焉？若天实以先君余庆，悯及未亡人，当令此诸孤学问成立，他日为俸钱资吾门，此未敢觐。」乃令亟掩如故。其后诸子景让、景温、字德己。景庄皆进士擢第，并有重名，位至方岳。景让最刚正，奏弹无所避，为御史大夫，宰相宅有看街楼子，皆幛之，《说郛》作「皆封泥之」。惧其纠劾也。以上见《说郛》，从《说郛》校。案《绀珠集》作「看街楼阁皆泥之，畏其糺弹也。其摘目亦曰泥楼。」然终以强毅为时所忌。旧俗除亚相者，百日内若别有人登庸，《绀珠集》作「大拜」。谓之辱台。《新书》作「世谓除大夫百日，有他官相者，谓之辱台」。而景让未十旬，蒋公伸入相，景让除西川节度。赴任不踰年，乃请老归于洛下，终身不复再起。太夫人孀居之岁，才未中年，贞干严肃，姻族敬惮，训厉诸子，言动以礼，虽及宦达之后，稍怠于辞旨，则櫜楚无舍。先是，景让除浙西节度使，《新书》作「观察使」。已而忽问曰：「取何日进发？」偶然忘思虑，便云拟取某日。太夫人曰：「若此日，吾或有事，去未得如何！」景让惶惧，方悟失对。太夫人曰：「官职贵达，不用老母得也。」命童仆折去巾绶，撻于堂下。景让时已斑白，而高堂严厉，常若履冰，缙绅之流，健羨莫及。其后在浙西日，左都押衙因应对乖礼，怒撻而毙之。既而三军汹汹，将致翻城，太夫人乃候其受衙之际，出坐厅中，叱景让立于阶下曰：「天子以方岳命汝镇抚，安得轻弄刑政！苟致一方非宁，《新书》作「一夫不宁」，误。不唯上负圣君，而令垂暮老母，衔羞而死，且使老妇何面目见汝先大夫于地下？」言切语正，左右感咽。乃命坐于庭中，将撻其背，宾僚将校毕至，拜泣乞之。移时不许，大将以下，呜咽感谢之，于是军伍帖然，无复异议矣。景庄累举不捷，太夫人闻其点额，即笞其兄，中表皆劝，如是累岁，连受庭责，终不荐迁。亲知切请之，则曰：「朝廷知是李景让弟，非是冒取一名者，自合放及第耳。」既而宰相果谓春官：「今年李景庄须放及第，可悯那老儿一年遭一顿杖。」是岁景庄登第矣。案《唐语林》：景庄老于场屋，每被黜，母辄撻景让，然景让终不肯属主司。曰：「朝廷取士，自有公道，岂敢效人求关节乎？」久之，宰相谓主司曰：「李景庄今岁不可不收，可怜彼兄，每岁受撻。」由是始及第。

李赵公绅再镇广陵，绅字公垂，武宗朝相，封赵国公，其再节度淮南，在

武宗四年。甯僉《紺珠集》作「郑僉」。犹幕江淮。僉，永贞二年相公权德輿门生，洎武宗朝，踰四十载，赵国虽事威严，而亦以僉宿老敬之，僉列筵以迎府公，公不拒焉。既而出家乐侑之，伶人赵万金前献口号以讥之曰：《紺珠集》作「舞者年老伶人孙子多，献口号曰」。「相公经文复经武，常侍好今又好古。经武「经」字元作「继」，「兼」元作「又」，今从《紺珠集》。昔日曾闻阿婆舞，《紺珠集》作「昔人曾闻阿婆舞」。如今亲见阿婆舞。」赵公輾然久之。

杜审权以庙堂出镇浙西，审权字殷衡，懿宗朝以门下侍郎出为镇海军节度。清重恭宽，虽左右僮仆，希见其语。在翰苑最久，常侍从亲密，性习慎厚故也。在任三载，自上任坐于东厅，洎于罢去，未尝他处。虽重臣经历，亦不踰中门，雍容之度，丹青莫及。时邠公先达，人谓之老杜相公。审权，人谓之小杜相公也。《新书》作「小杜公」。

王尚书式初为京兆少尹，案《新书》但言以殿中侍御史出为江陵少尹，不言京兆。好纵情酣饮，京城号为王邓子。性复放率，不拘小节。长安坊巷中有拦街铺，设中夜乐神，迟明未已。式因过之，驻马寓目，舞者喜贺主人，持杯跪于马前曰：「主人多福，感得达官来顾，味稍美，敢拜寿觞。」式笑取而饮，媿领而去。行百余步，乃回辔复谓之曰：「向者酒甚小恶，可更一杯。」复据鞍引满巨钟而去。其放率多如此。

高燕公骈，案骈字千里。云南之功，闻于四海。晚节妖乱，嗤笑婢子之口。呜呼！怒邻不义，幸灾不仁，亡不旋踵，己则甚之。虽自取也，然若有天道，岂不足以垂戒乎？

周侍中宝与高中令骈，起家神策打毬军将，《新书》：宝字上珪，会昌时，与高骈皆隶右神策军，以善击毬俱备军将。而击拂之妙，天下知名。李相国公领盐铁在江南，驻泊润州万花楼观春。时酒乐方作，乃使人传语曰：「在京国久闻相公盛名，如何得一见？」宝乃辄辍乐命马，不换公服，驰骤于彩场中。都凭城楼下瞰，见其怀挟星弹，挥击应手，称叹者久之，曰：「若今日之所覩，即从来之闻，犹未尽此之善也。」

周侍中宝初在军中，性强毅，阉官之门，莫肯折节，逮将中年，犹处下位。或自愤悱，独以领毬子供奉者前后凡三十六度，遂挂圣意，迁金吾第二番将

军。寻迁对御仗第一筹，丧其一目。《新书》：武宗时擢金吾将军，以毬丧一目。授泾原节度，移镇浙东，与燕公对境。高骈在军中时，以兄呼宝，及总元戎，意遂轻少。兼以对境微衅，憎爱日寻，渐积为仇讎矣。

韩藩端公，大中二年封仆射敖门生也，与崔瑄大夫同年而相善。瑄廉问宛陵，请藩为副使。时幕府诸从事率多后进子弟，以藩年齿高暮，凡游从观会，莫肯从狎，藩不平之。一日，诸郎府移厨看花，而藩为之幕长。方盛服厅中，俟其来报，移时莫之召，藩乃入谒。瑄见藩至，甚讶其不赴会，藩便言不知，瑄乃与藩携手往焉。既至彼，瑄则让其失礼于首厅。宾从初端揖竦听，俄而判官孔振裘攘袂厉声曰：「韩三十五老大汉，向同年觅得一副使，而更学鬪唇合舌。」瑄掀髯而起，饌席遂散。

李瞻、王祝继牧常州，皆以名重朝廷，于本郡道不修支郡礼。初，李给事多不顺从廉使，犹刚正于可否；其王给事则强愎为己任，周侍中宝皆隐忍之。瞻罢秩退隐茅山，则免黄巢之难；祝刚讦北土，遂罹王珙之害。《新书》：王珙，重荣子。李祝故常州刺史，避乱江湖，帝闻其刚鲠，以给事中召，道出陕。珙厚礼之，祝不为意，乃遣吏就道杀之。金华子曰：祸福无门，惟人所召，诚不谬乎！

生附子之毒能杀人，人固知之矣。而医工或劝人服者，惟生黑豆和合，可以纾患。句曲茅山出乌头，道流水煮为丸，饒遗知闻。愚频见服者踰月而后毒作，则痰吐昏迷，亟疗方止。愚外表老丈中与韩端公是舅甥者云：目见藩自宣州罢职，退居于钟山爱敬寺，忽有道流劝服补益药，以生附子数两，以硫黄为丸。藩服之数月，乃方似觉有力。常日数服，忽一日鼻出鲜血，顷之，耳目口鼻百毛穴中一齐流血，莫可制之。藩身貌瓌伟，既疲委顿，簟席流液，须臾侍疾骨肉鞣鞣皆如绯染。自辰及巳午，唯皮骨存焉。洗泽莫及，但以血肉举骨就木而已。金华子曰：吁！不知附子之毒，遽若此之甚也！岂韩公运数会于此也？《礼》曰：医不三世，不服其药。以斯而言，可以明君子进药之审也。夫肉麪养身之恒物也，冷暖苟差，犹能灾人，而况金石灵草乎？蕴粹精之神明，倘非九转之制，孰可轻脱驾馭乎？处天地间，飞动微物尽能顾惜身命，况于达明之士也！何乃苟利纵欲，劫掠为功，由彼兵火，自贻不戢之祸，冀无自焚也，不亦远乎？

王昭辅尝话故钟陵平江西时，见一王处士善箎，白云授《易》于至人，纤

巨如见。钟陵幕中有杨推官，常因休暇，会同人小饮。时宾客未齐闲，且于小厅奕棋握槊以伫俱至。俄而主人忽南面瞪目，神色沮丧，遽归堂前，使人传语宾客，托以不安，且罢此会。于是宾客皆散，昭辅方举进士，亦在坐中，使人独命入。谓曰：「闻秀才与王处士有宗盟分，今欲奉浼，持一金往请卜一卦，可乎？」王遂函金往过之。既布卦曰：「卦甚异，可速报之，冤家亟来索，七日当至，宜决行计。」问：「宜禱禳乎？」曰：「至冤得请于天，讎可改乎？」昭辅复命。时杨方危坐以俟其返，既闻所筮，乃曰：「斯人信名卜矣！」问昭辅曰：「向来觉辞色改常否？」曰：「众皆覩之。」杨乃自述十五年前，高燕公在淮南日，任江扬宰，有弟收拾一风声妇人为歌姬在舍。案裴廷裕《东观奏记》：驸马刘异上安平公主，主左右皆宫人。一日，以异姬人从入宫，上问：「为谁？」主曰：「刘郎声音人。」自注云：俗呼如此。然则风声妇人亦声音人之类也。一旦，方治晨妆，为诸女姊骄族来恼，其嫂甚怒，逼逐之，出于中门。其旦某入府，遇放衙归早，忽见不衣裙独在中门外，疑忌其素非廉人，时弟又不在，大怒之，责其点污家风，遽索杖背笞之二十。家人急以药物蹶灌之，沈闷不苏，经中夕而死，尔后绝无影响。适来忽见蹶履，自南廊纵步而前，刻期曰：「我上诉于天，已得伸雪，七日内当来取尔命矣！」此固无可奈何，然验王生之卜，于前事不诬。果七日而卒。

杜紫薇牧，位终中书舍人，牧字牧之，为湖州刺史，逾年以考功郎中知制诰，迁中书舍人。自作墓志云：平生好读书，为人亦不出人。曹公曰：吾读兵书战策，孙武深矣。因注其书十三篇，可为上穷天时，下极人事，无以加也，后有知之者矣。典吴兴日，梦人告之曰：「尔位当至郎中。」复问其次，曰：「礼部。」再问，曰：「中书舍人，终于典郡耳。」又夜寝不寐，有人即告曰：「尔改名毕。」又梦书片纸：皎皎白驹，在彼空谷。傍有人曰：「非空也，过隙也。」《新书》：俄而炊甑裂，牧曰：「不祥也。」乃自为墓志。案志文详见《樊川文集》。逾月而卒。《绀珠集》作「未几卒」。临终留诗诲其二子曹师、原注：晦辞。坶坶原注：德祥。等云：「万物有好丑，各以姿状论，唯人则不尔，不学与学论。学非采其花，要自抉其根。孝友与诚实，而不妄尔言。根本既深实，柯叶自滋繁。念尔无忽此，期以庆吾门。」晦辞，终淮南节度判官；德祥，昭宗朝为礼部侍郎、知贡举，甚有声望。

杜晦辞，牧之子。自南曹郎为赵公隐从事于朱方。元作「西方」，今从《说郛》校。王郢之叛，赵相国以抚御失宜致仕，晦辞罢职。时北门李相国在淮南，辟为判官。晦辞以恩门休戚，辞不受命，退隐于阳羨别业，时论多之。永

宁刘相国镇淮南，又辟为节度判官，方始应召。狂于美色，有父遗风。赴淮南之召，路经常州，李瞻给事方为郡守，晦辞于祖席忽顾营朱娘言别，掩袂大哭。瞻曰：「此风声妇人，员外如要，但言之，何用形迹？」乃以步辇元作「军」。随而遗之，晦辞自饮筵散，不及换衣，便步归舟中，以告其内。内子性仁和，闻之无难色，遂履元作「辇」。而迎之。其喜于适愿也如是。

卷下

琅邪王氏与太原同出于周。琅邪之族世尝有锥头之名；今太原王氏子弟多事争炫，称是己族，其实非也。太原贵盛之中，自有银镂之号。案李肇《国史补》：荥阳郑，冈头卢，泽底李，士门崔，四姓皆鼎甲。太原王氏，四姓得之为美，故呼为银镂王家，喻银质而金饰也。而崔氏博陵与清河，亦上下其望族。博陵三房，大房第二房虽长，今其子孙，即皆拜三房子弟为伯叔者，盖第三房婚嫁多达官也。姑臧李氏亦然，其第三房皆倨受大房二房之礼。清河崔氏亦小房最专清美之称。薛居正《五代史·李专美传》云：姑臧大房与清河小房崔氏、北祖第二房卢氏、昭国郑氏为四望族。崔程即清河小房，崔逞之后，为清河大房，宣宗相龟从是也。寅之后，为清河小房，宪宗相羣是也。皆出清河太守之后。世居楚州宝应县，号八宝崔家。宝应本安宜县，崔氏曾取八宝以献，勅改名焉。程之姊，北门李相国蔚字茂休。之夫人。蔚乃姑臧小房也，判盐铁，程为扬州院官，举吴尧卿，巧于图利一时之便，蔚以为得人，竟乱筦榷之政。程累牧数郡，皆无政声。小杜相公闻程诸女有德，致书为其子让能取焉。初辞之，私谓人曰：「崔氏之门着一杜郎，其何堪矣！」而相国坚请不已，程不能免，乃于宝应诸院间取一弟侄，以应命而适之。其后让能显达，封国夫人，而程之女竟无闻焉。案吴兢《贞观政要》：太宗以山东崔、卢、李、郑四姓，恃其旧地，称为士大夫，每嫁女他族，必广索聘财，以多为贵，甚损风俗，有紊礼经，乃诏高士廉等撰《氏族志》。士廉等初定崔干为第一等，太宗降为第三等。今观《金华子》所记，则四姓卖婚之风，唐末犹然也。

蔡州伯父院诸兄皆少孤。刘符字端期，蔡州刺史，八子皆登进士第。珪，洪洞县令。瓌，玕皆同母弟。又异母弟崇龟、崇彝、崇望、崇鲁、崇暮，而崇望相昭宗，尚书左仆射、同平章，赠司空，其兄弟名皆连崇字，崇远乃其同

祖弟兄，故亦以崇为名。此河南刘氏出自匈奴。薛史：刘崇龟，乾宁中广南节度使。洎南海子长擢第之日，伯母安定胡氏已年尊矣。诘早，僮仆捷至，穆氏长阿姨入贺北堂，伯母方起，未离寝榻。问安之后，虑惊尊情，不敢遽闻，但嬉笑于前。久之忽问曰：「小娘今日何喜色之甚耶？」对曰：「亦只缘有事甚喜。」伯母怡然久之曰：「我知也，是郎将及第耶！」言讫满目泫然，左右因之不觉皆流涕。吁！长仁之念周，而永慕之情至，诚非淳挚也不能感物。

李郢诗调美丽，亦有子弟标格，郑尚书颢门生也。居于杭州，疎于驰竞，终于员外郎。初将赴举，闻邻氏女有容德，求娶之，遇同人争娶之。女家无以为辞，乃曰：「备一千缗，先到即许之。」两家具钱同日皆往。复曰：「请各赋一篇，以定胜负。」负者乃甘退，女竟适郢。初及第回江南，经苏州，遇亲知方作牧，邀同赴茶山。郢辞以决意春归，为妻作生日。亲知不放，与之胡琴焦桐方物等，令且寄代归意。郢为寄内曰：「谢家生日好风烟，柳暖花香二月天。金凤对翘双翡翠，蜀琴新上七丝絃。鸳鸯交颈期千载，琴瑟谐和愿百年。应恨客程归未得，绿窗红泪冷涓涓。」兄子咸通初来牧余杭，郢时入访犹子，留宿虚白堂云：「阙月斜明虚白堂，寒蛩唧唧树苍苍，江风彻曙不得睡，《绀珠集》作「不成寐」。二十五声秋点长。」

张祜诗名闻于海外。居润州之丹阳，尝作《侠客传》，盖祜得隐侠术，所以诤词自叙也。崇远犹忆往岁赴恩门，请承乏丹阳，因得追寻往迹。而祜之故居，堙垣废址，依然东郭长河之隅。常讯于庐里，则乱前故老犹存，颇能记忆旧事。说祜之行止，亦不异从前所闻。问其隐侠，则云：「不覩他异，唯邑人往售物于府城，每抵晚归时，犹见祜巾褐杖履相翫酒市。己则劲步出郭，夜回县下，及过祜门，则又先归矣。」如此恒常，不以为怪。从县至府七十里，其迢递而蹶履速，人莫测焉。

韦楚老少有诗名，相国李公宗闵字损之。之门生也。自左拾遗辞官东归，寄居金陵，常跨驴策杖经闾中过，布袍貌古，羣稚随而笑之。即以杖指画，厉声曰：「上不属天，下不属地，中不累人，可畏韦楚老。」引羣儿令笑，因吟咏而去。

龟直中纹，名曰千里。其近首横纹之第一级，左右有斜理，皆接于千里者，龟王之纹也，今取常龟验之，莫有也。以上元缺，今从《说郢》补。徐太尉彦若之赴广南，将渡小海，《新书》：乾宁初，进位太保，崔涓忌之，乃以平

章事为清海军节度使。元随军将息，忽于浅濑中得一小琉璃瓶子，大如婴儿之拳，其内有一小龟子，长可一寸，往来旋转其间，略无暂已。瓶口极小，不知所入之由也，因取而藏之。其夕，《绀珠集》作「夜半」。忽觉船一舷压重，及晓视之，《说郭》作「起而视之」。即有众龟层叠乘船而上。其人大惧，以将涉海，虑蹈不虞，因取所藏之瓶子，祝而投于海中，众龟遂散。案《绀珠集》作「羣龟层叠，绕其瓶子，惧而弃之」。既而话于海船之胡人，胡人曰：「此所谓龟宝也。希世之灵物，惜其遇而不能得，盖薄福之人不胜也。苟或得而藏于家，何虑宝藏之不丰哉！」胡人叹惋不已。

淮南巨镇之最，人物富庶，凡所制作，率精巧；乐部俳優，尤有机捷者。虽魏公德重缙绅，观其谐谑，亦颇为之开颐。尝行宴之暇，与国夫人卢氏，偶坐于堂。公忽微笑不已，夫人讶而讯之，曰：「此中有乐人孙子，多出言吐气，甚令人笑。」夫人承命轴帘召之。孙子既至，抚掌大笑而言曰：「大人两个，更不着别人。」风貌闲雅，举止可笑，参拜引辟，献辞敏悟。夫人称善，因厚赐之。

王师范性甚孝友，而执法不渝。其舅柴某酒醉，殴杀美人张氏，为其父诣州诉冤。师范为舅氏之故，不以部民目之，呼之为父，冀其可厚赂和解，勉谕重叠。其父确然曰：「骨肉至冤，唯在相公裁断尔！」曰：「若必如是，即国法，予安敢乱之？」柴竟伏法。其母恚之，然亦不敢少责。《新书》云：师范立堂下。日三四至，不得见者三年，拜省户外，不敢少懈。至今青州犹印卖王公判事。

中朝盛时，名重之贤，指顾即能置人羽翼。朱庆余之赴举也，张水部一为其发卷于司文，遂登第也。光德相国崇望举进士，因朔望起居郑太师从说，字正求，《新书》昭宗朝太傅，以太子太保还第。闈者已呈刺，适遇裴侍郎后至，先入从容，公乃命屈刘秀才以入。相国以主司在前，不敢升进坐隅，拜于副阶之上，郑公乃降而揖焉。亟乃趋出，郑公伫立于阶所目之。候其掩映门屏，方回步言曰：「大好及第举人。」裴公亦赞叹，明年列于门生矣。

李节，得道之士，通三《礼》学甚精；少工欧阳率更书，自称东山道士。杖策孤迈，居止无定。每历诸子之家，才止厅事，少时遂去，儿妻泣留，蔑之顾也。率多游于市井之间，纵饮酒肆，稍稍于肋脇后取碎黄白物，鬻换酒价，资镗时竭，即不知所在，人皆窃伺踪迹，莫之得也，或浹旬又见鄜里中。少

年之徒多从而学书，必惬意者，方许之教。尝于衢路间，忽见士人，节谓之曰：「速将二千钱来，二十日内教你欧书取成。」人敬从之，果无谬矣。得钱随手与人。又善射法，兖州节度使王庶人闻之，王庶人盖即师范。迎而就试焉。节曰：「当于隙所置一物，但略言节可中也。」王公乃以常所使小仆于毬场内以箬笼覆之，谓节曰：「西望射之可中矣。」节曰：「不识此奴可射乎？」王公笑而许之，未深信。既一发箭，使往覘之，奴已贯心而毙矣。王公大惊，惋无及。欲从之学，节曰：「不可。公今日得，明日即反矣。」王内恶之，而不敢言。既而命同出猎，节遂亡归山东。忽一旦遍请知闻告别，翌日而卒。葬于城南平地，垒石为椁。累年有猎者，兔鹰随走入于墓穴中。猎者窥之，见其衣冠俨然而寝，即戏之曰：「三《礼》健否？」以草杖掀之，乃空衣焉。方验其尸解矣。

朱冲和五经及第，恃其强敏，好干忤人，所在伺察瑕隙，生情争讼。自江南采巨木，送于台省，卒不能运，系紲既久，则又卤莽舍之。如此数四，人号为宦途恶少。

黄巢本王仙芝濮州贼。贼中判官。仙芝既死，贼众戴之为首，遂日盛。横行中原，竟陷京洛，数年方灭。金华子曰：民犹水也，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民于君也，善则归服，恶则离贰。始盗贼聚于曹、濮，皆承平之蒸民也。官吏刻剥于赋敛，水旱不恤其病馁，父母妻子，求养无计。初则窥夺谷粟，以救死命。党与既成，则连衡同恶，跨山压海，东逾梁、宋，南穷高、广。列岳无城壁之险，重关无百二之固。蟒喙嘘天，翠华狼狈而西幸；豺牙烁日，齐民肝脑以涂地。酆、镐凌夷，往而不返矣。世之清平也，搢绅之士，率多矜持儒雅，高心世禄，靡念文武之本，羣尚轻薄之风。涖官行法，何尝及治？由是大纲不维，小漏忘补，失民有素，上下相蒙。百六之运既遭，翻飞之变是作。愚家自京洛沦陷，遂河海播迁，此流寓江南之所自也。

刘鄩本事贩鬻。王氏既承昭皇密诏，会诸道将伐朱氏，薛史：刘鄩密州安邱人。王氏谓师范；朱氏谓全忠。乃遣鄩偷取兖州。鄩乃诈为回图军将，于兖州置邸院，日雇佣夫数百。诣青州，潜遇健卒，伪白衣，逐晨就役，夜即留寓于密室。如是数月间，得敢死之士千余人。又于大竹内藏兵仗入，监门皆不留意。既而迎晓突入州，据其甲仗库。时兖州节度使姓张，当是张训。统师伐河北，薛史作「葛从周」。鄩既入据子城，甲兵精锐，城内人皆束手，莫敢旅拒，薛史：鄩遣细人诈为鬻油者，覘衮城内虚实及出入之所，视罗城下一水窦

，可引众而入，遂志之。郢告师范，请步兵五百，宵自水窦衔枚而入，一夕而定。与此异，亦见《册府元龟》。加以州将素无恩信于众，郢谕以将为顺举，戢御严明，鸡犬无挠，军庶悦伏。青州益师又至，兼招诱武勇，不日众逾数万。张氏家族在州，供备逾于其旧，张帅有母，郢端简候问，备晨昏之敬，加以容止重厚，见者畏而敬之。俄而张帅闻变，回师围城。张母登陴，呼其子而语之曰：「我今虽在城内，与汝隔绝，而刘司空晨夕端笏问我起居，其余燕雀莫敢喧杂，汝切不可无礼于他。」由是张顿兵缓攻青州，听命于梁。围解，郢乃归降梁。梁太祖得郢大喜，累用征伐，皆获殊勋；平魏府后，遂为梁氏元帅，威名显于北朝矣。

咸通中，有司天历生姓吴，在监三十年，请老还江南。后敍优劳，授官江南郡之掾曹，辞不赴任，归隐建邺旧里。有寓居卢苻宝者，亦名士也，尝问之曰：「近年以来，相坐多不满四人，非三台星有灾乎？」曰：「非三台也。」「紫薇星受灾乎？」曰：「此十余年内，数或可备，苟或有之，即其家不免大祸。」后路公岩、于公琮、王公铎、韦公保衡、杨公收、刘公邺、卢公携相次登于台坐，其后皆不免。惟于公琮赖长公主保护，获全于遣中耳。

卢公携入相三日，携字子升，乾符五年入相。堂判：福建观察使播等九人，上官之时，众词疑惑；王回、崔程、郎幼复等三人，到任之后，政事乖张；并勒停见任，天下为之岌岌。黄巢势盛，遣使乞郢州节度使，《新书》作「表求天平节度使」。勅下许之。携谓妖乱之徒，若许则侥幸得志。及潼关不守，銮驾将西幸，为小黄门数十人诣宅拥门诟责之，遂寘董而毙。《新书》作「仰药死」。黄巢既入京，斲其棺焉。

郑僂为江淮留后，金帛山叠，而性鄙嗇。每朝炊报熟，即纳于库，逐时量给，緘鎖严密。忽一日早辰，其妻少弟至妆阁问其姊起居，姊方治妆未毕。家人备夫人晨饌于侧，姊顾谓其弟曰：「我未及飧，尔可且点心。」止于水饭数匙。复备夫人点心，僂诟曰：「适已给了，何得又请？」告以某舅飧却。僂不得已付之曰：「怎么人家夫人娘子，吃得如许多饭食？」

朱冲和常游杭州，临安监吏有姓朱者，兄呼冲和，颇邀迎止宿，情甚厚。冲和深感之，来监中访同姓，因出入，邻司稍熟，亦不防备。一日，邻房吏偶以私历一道，置在案间，冲和窥之，皆盗分官钱，约数千百万，候其他适，遂取之怀袖而去。吏人既失此历，知为冲和所制，一监之人无不罹重辟矣。众情

危惧，共请主人，愿以白金千笏赎之。冲和既闻，念苟不许之，则宗人亦当不免。乃曰：「若他人故难，以久受弟之殊分，则无不可也。」众人常谳其禀性刚执，倘一问不允，则无复摇动。初令往探，若卜大敌，及间其许成，咸私制贺，五百两银，不时齐足。冲和既见，乃取银并历同封以还之，并续绝句：「三千里内布干戈，累得鲸鲵入网罗。今日宝刀无杀气，只缘君处受恩多。」然终以恶名为人所搆，竟不免焉。

以恩地为恩府，始于唐马戴。戴，大中初为掌书记于太原李司空幕，以直言被斥，贬朗州龙阳尉。戴着书自痛不得尽忠于恩府，而动天下之浮议。

许棠《绀珠》作许党，晚年登第。常言于人曰：「往者年渐衰暮，行倦达官门下，身疲且重，上马极难。自喜一第以来，筋骨轻健，揽辔升降，犹愈于少年时。」则知一名能疗身心之疾，真人世孤进之还丹也。案王定保《唐摭言》：许棠，宁州泾县人，早修举业，应二十余举，始及第。又云：棠久困名场，咸通末，马戴佐大同军幕，棠往谒之，一见如旧相识。留连数月，一旦大会宾友，命使者以棠家书授之，启缄知戴潜遣一介恤其家矣。计敏夫《唐诗纪事》：棠字文化，宣州泾县人，咸通十二年进士，有洞庭诗为工，时号许洞庭。

苗绅贬南中，崔相国彦昭，其故人也，见而悯焉。呼绅至第而慰勉曰：「苗十大是屈人。」再三言之。绅叹久淹屈，既闻时宰之抚谕，莫胜其喜。及还家，其子迎于门，绅笑语其子曰：「今日见崔相国，悯我如此。」遂坐于厅，高诵其言曰：「苗十大是屈人。」喜笑一声而卒。悲夫！

顾况着作集中云：山中樵人时见长松之上，悬挂巨钟。再寻其钟，杳无蹊径。其所在即贵溪，弋阳封疆之间。愚宰上饶日，有玉山县民秀频来说：本邑怀玉山内樵苏人往往见之，长松森罗，泉石幽丽，前望若有宫苑，林树掩映，松门之上有巨藤横亘，挂大钟可长丈余，去地又若十丈。有采樵人瞩目望于上下，徘徊竟日。将去，即密记道路远近，明日与亲识同往，则莫记所在。时樵采则忽遇之，又非向时所在，钟与松门则无异状。云：「旬月前，邻舍之人见之，不诳也。」由是知逋公之记不谬哉！

常有新安人说：本邑深山中有一水，居人食此水者，率皆长寿，尽有二百岁者，乡人谓仙源。疑或有花木灵草常堕水中，使之然也。亦不知是仙人浸灌芝术，泉流连绵不远乎？余功及物犹能镇驻也。是知名山巨岳，无不闲有灵异

之境。信州灵山，虽不齿于岳镇盛名中，而古仙胜迹亦甚可数。其状秀拔，诸峯矗列，亦有水源，居人多长寿。县之人吏，时有父母年过百岁鬓发不衰者。

沂、密间有一僧，常行井廛间，举止无定，如狂如风。邸店之家，或有爱惜宝货，若来就觅，即与之；虽是贵物，亦不敢拒。旦若舍之，暮必获十倍之利。由是人多爱敬，无不迎之。往往直入人家云：「贫道爱吃脂葱杂麪飴，速即煮来。」人家见之，莫不延接。及方就食将半，忽舍起而四顾。忽见粪土或乾驴粪，即手捧投于椀内，自搥其口言曰：「更敢贪嗜美食否？」则食尽而去。然所历之处，必寻有异事。其后河水暴溢，州城沈者数版。州人恐俱，皆登陴危坐，立于城上。水益涨，顷刻去女墙头数寸，城人号哭，数十万众，命在须臾。此僧忽大呼而来曰：「可惜了一城人命，须与救取。」于是自城上投身洪波中，躯质以沉，巨浪随陷五尺。及日晚，城壁皆露。明旦，大水益涸。州人感僧之力，共追痛，相率出城，沿流涕泣而寻其尸。忽于城西河水中小洲之上，见其端然而坐，方袍俨然。大众懽呼云：「和尚在。」就问，则已溺死矣。乃以辇舁起赴近岸，数百之众，莫可举动。又其洲上淤泥，不可起塔庙。相顾计议未决，经宿，其涂泥涌高数尺，地变黄土，坚若山阜，就建巨塔，至今在焉。

曹拈休莫详其州里，有妻孥居扁舟中，来往宣、池、金陵。每于山中两钱买柴，赴江下一钱价卖与人，自云吃利不尽。善符乡野牛瘡，即以片纸书云：曹拈休，拣残牛。与牛主，令归贴于牛羣之大者角上，无不立愈。性嗜鲙，持网者携鲙以候，既见，即问其来意。渔人曰：「业网于圖山，每岁夏先得鲂一头，献于府主，例获一千文。今冀早获取赏，故来相投。」受而许之，乃以符一道付之。适去未久，复有一人亦携鲙来，告如前。沈吟久之，复授一符令去。既而先得符者果得鲂鱼，遂奔赴府主，至厅门，忽遇宾客，迟回未将上次。其后得符亦齎一头来到，乃同将上，皆获一缗焉。此人灵异甚多，已见于沈汾侍御所着《续仙传》。遗落数件，故复叙之也。

咸通中，金陵秦淮中有小民棹扁舟业以淘河者，偶获一古镜，可径七八寸，方拂拭，则清明莹彻，皎洁鉴人，心腑洞然。见者大惊悸，遂棹舟出江口，以镜投于大江中。既投而后悔之，方诉于人，闻者皆知是轩辕所铸之一矣。吾闻希世神物，咸宝藏于天府，川渎之灵，密司其职。归藏氏所传，固阴祇之多护，何乃复奋发于泥滓间，而又不得令识者一覩，岂上古之至宝，时亦示显晦于人哉？而隐见有数，俾特出愚者之手，必其无能滞留于凡目耶！

杨琢常说：在淄青日，见一百姓家燕巢，累年添接，竟踰三尺。其燕哺雏既飞，忽一旦有诸野禽飞入庭除，俄而渐聚梁栋之上，栖息无空隙，不复畏人。厨人馈食于堂，手中盘馔皆被众禽搏撮，莫可驱赶。其家老人，罔测灾祥，顾之甚闷。忽以杖击破燕巢，随手有白凤雏长数尺，自巢而堕，未及于地，即掀然出户，望西南冲天而去。诸禽亦应时散逝，须臾而尽。予往岁宰于晋陵，琢时为县丞，云皆目之所覩。「掀然」下元有「飞去」二字，无「出户」至此一段，今从《说郛》补。又有人家燕巢生一赤凤子，腾跃飞去。《绀珠集》：又一燕窠，中有赤光，毁之，赤凤子长尺许，鳞甲皆具，少顷腾而飞去。案此当即下赤龙子节文，而误以龙为凤也，《说郛》无之。

《志怪篇》曰：凡藏诸宝亡不知处者，以铜盘盛井华水，赴所失处，掘地照之，见人影者，物在下也。

杨琢云：北海县中门前，有一处地形微高，若小堆阜隐起。洪遵《泉志》引，作「隐起若小堆阜」。如是积有岁华，人莫敢铲凿。有一县宰，乃特令平之。既去数尺土，即得小铁钱散实其下。《绀珠集》作「得五铢钱，取不尽」。如是渐广，众力运取，仅深尺余。《泉志》作「深丈余」。东西袤延，西面际乃得一记云：《绀珠集》作「一石记云」。「此是海眼，故铸钱以镇压之。」量其数不可胜计，又不明敍时代，其钱大小如五铢。阖县惧悚，虑致灾变，乃备祭酹，却以所取钱皆填筑如故，其后亦无他祥。

杨琢云：有一人家燕巢中，忽然赤焰光芒，而隐隐有声，若鸣鼓地中，日夜不辍。夜后，厢巡呵喝于外，责其不戢灯烛，既入其舍视之，不见有火，才出门外，云：脱「责其」以下二十字，从《说郛》补。望之则又光焰亘天。居旬日间，元譌「闻」。人渐声传，日或聚众其家。老父惧，偶以拄杖探燕巢中，即有小赤龙子，长尺余元脱「赤」字、「子」字。坠下，鳞甲炳焕。老父惊惧，速以裯褥藉之，焚香祷谢未毕，既而见一火龙，长丈余，自檐庑而入，光如列炬，元脱「光」、「列」字。烁人瞻视，一家骇震，窜伏稽顙。徐拥其子，入自寢室，穴其屋腾天《说郛》作「腾空」。而去，亦不损物。句元脱。然其家不数年隳败焉。此段《说郛》接前白凤雏下。

杨琢云：胶东属郡有隐士，莫详其姓氏乡里。布袍单衣，行乞于酒市中，日希一大醉而已。既醺酣，即以手握衫袖霞举掉臂而行，曰：「吉留馨，吉

留馨。」《紺珠集》作「常舞于市，称曰：『吉风留馨。』」市中羣儿随绕噪拥，咸谓之吉留馨秀才。城西有古传舍，郡非冲要，使命稀到，常寄宿于驿廊土榻之上。苇簟一重，每醉而归，先以冷水连洗，令溼透，然后就枕，寒暑有变，兹固无改也。虽风霜如割，单臬之衣服覆身，人往候之，热气傍蒸于人。驿之门者皆识其非常人，每酤酒数升，置于牀前，及常为水沃簟，以候其入。见酒即饮罄而后寝，如是经历累年，忽一旦往道斋大会中，白日上升矣。《紺珠集》作「后于市中，白日乘云而去」。

僧守亮，受业上元古瓦官寺，学行无所闻，而好言《周易》中象象。赞皇李公之镇浙右，以南朝众寺方袍且多，其中必有妙通《易》道者，因帖下诸寺，令择一人，送至府中。瓦官纲首见亮，因戏谓之曰：「大夫取一解《易》僧，吾师常时爱说《易》，可能去否？」亮闻之，遂请行。既至，赞皇初见仪容村野，未之加敬。及与论《易》道，亮乃分条析理，出没幽蹟，凡欲质疑，亮乃敷衍出人意表。

长安闾里中小儿，常以纤草刺地穴间，共邀胜负，戏以手抚地曰：「颠当出来。」既见草动，则钓出赤色小虫子，形似蜘蛛。北人见之寻常，固不介意；南人偶见，因而异之者。盖江南小儿亦谓之钓骆驼，其虫子之背有若驼峯然也。缙绅会同时有以此质疑，众默然。客有前明经刘寡辞曰：「此《尔雅》所谓王蛛蝎也。景纯之注可校焉。」证之于书皆信，众皆叹服。

补

高宗、太祖之兴也，革隋之失，乃定民之赋租，务从优减，税纳逾数，皆系枉法。兵兴之后，因乱政经，天下骚扰，盗贼荐起。六合岌岌，世无完城，复以失民心之所致哉！乾符中，所在犹皆平宁，故老童孺多未识兵器。州郡间，或忽有遗火，沿烧不数舍，而士庶惊挠，奔迫狂骇，逾时不息，惋叹之音，谓极于罹毒也。不数年后，大浸滔天，九有无复息肩，遗贼反覆，偷安兵革，则向来之荼苦，犹甘荠焉。

案《说郛》所载六条，皆小有异同，而此其首条也。本书无之，今补录于此。

李宽为常侍，有门下者姓卢，善相。或问：「李公如何？」曰：「据其面部所无者：无子、无宅、无冢。」公有数子，皆先公卒。有宅未尝还乡居，死于池州，乘舟归，舟破沈其骨。

案《绀珠集》载《金华子》十三条，亦小有异同，而是条则本书所阙。《绀珠》每条各有标目，是条在「二十五声秋点长」后「孤进还丹」前，目曰「面部三无」，今补。

马戴，大中初，掌书记于太原李司空幕，以正言被斥，贬龙阳尉。行道輿咏以自伤，其《方城怀古》云：「申胥任向秦庭哭，靳尚终贻楚国羞。」《新春闻赦》云：「道在猜谗息，仁深疾苦除。尧聪能下渴。九衢林马槌，千门识车辙。秦台破心胆，黥阵惊毛发。子固屈一鸣，余固宜三刖。」又曰：「丹散束飞来，喃喃送君札。呼儿旋去声。供衫，走马空踏鞮。手把一枝物，桂花香带雪。喜极至无言，笑余翩不悦。」又《送迟似即孟迟。诗》云：「手撚金仆姑，腰悬玉辘轳。爬头峯北正好去，系取可汗钳作奴。六宫虽念相如赋，其那防边重武夫！」原注：「聪能下渴」，必有脱字。广业案：「道在」上应脱一句。○按《新春闻赦》，《全唐诗》作：「道在猜谗息，仁深疾苦除。尧聪能下听，汤网本来疎。」

孟迟，案：字迟之，会昌五年进士。陈商门生，为浙西掌书记，以谗罢。至淮南，崔相公奏掌书记。后以诗寄浙右幕中曰：「由来恶舌驷难追，自古无媒谤所归。句践岂能容范蠡，李斯何暇救韩非？巨拳岂为鸡挥肋，强弩那因鼠发机？惭愧故人同鲍叔，此心江柳尚依依。」

案：计敏夫《唐诗纪事》载《金华子》二条，戴贬龙阳尉，已见前恩府条，余并本书所阙。

附

徐铉《稽神录拾遗》云：金乡徐明府，有道术。河南刘崇远，崇龟从弟也。有妹为尼，居楚州。常有一客尼寓宿，忽病劳瘦甚，且死，其姊省之。众共见病者身中有气如飞虫，入其姊衣中，遂不见。病者死，姊亦病，俄着刘氏举院皆病，病者辄死。崇远求于明府，徐曰：「尔有别业在金陵，可致金陵绢一匹，吾为尔疗之。」如言送绢讫。翌日，刘氏梦一道士执简而至，以简遍抚其身，身中白气腾腾上如炊。既寤，遂轻爽能食，异于常日。顷之，徐封绢而至

曰：「置绢席下，寝其上即差矣。」如其言，遂愈。已而神其绢，乃画持简道士，如所梦者。

案是条，疑鼎臣从《金华子》摘录者，姑附于末。

跋

右《金华子杂编》二卷，甲辰冬从续写《四库全书》得其本，乃馆臣就《永乐大典》录出者，传抄不无讹漏。爱其叙事简明，措词雅饬，写其副，加校注补缀焉。案崇远仕南唐，为大理司直，马陆二书俱无传。据《稽神录》知为广南节度崇龟从弟也。自序少慕赤松子兄弟，因以“金华”自号。赤松子即丹谿皇初平，入婺州金华山得道，叱石成羊者也。其兄初起，后改名赤鲁班，事见《真诰》及《神仙传》。观刘生所慕，其人志趣概可想见矣。是编载郑樵《通志·艺文略》杂史类作三卷。注云：记大中、咸通后事，今止二卷，而第一条详序列祖之兴，昇元之盛，自序皇上忧勤大宝云云，正谓李氏。疑所逸一卷，南唐事为多。然《绀珠集》、《唐诗纪事》所引，而今无文者，仍皆东京旧闻，简册断残，无可证明矣。然实足以补唐史之阙遗，以视郑文宝《江表志》、龙衮《江南野史》，正未易以轩轻言也。丙午夏日海宁周广业识于北平听雨楼之北书塾。